



西 岭 雪 时 尚 美 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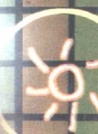
画

眉

西岭雪 · 著

Huamei Zhihuan

之欢



漓江出版社



西 岭 雪 时 尚 美 文

西岭雪·著

画眉

Huamei Shihuan

之欢

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画眉之欢/西岭雪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

2001.12

(西岭雪时尚美文系列)

I. 画... II. 西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9001 号

画眉之欢

西岭雪 著

*

漓江出版社 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 发行

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75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5407—2787—X/I·1664

定价: 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西岭雪，近年在期刊圈内崛起的美文作家。

生于北京，长于大连，现居西安。

自1997年致力于写作，短短三四年发表文字百余万，迄今为止，计有散文集九部、长篇小说四部面世，均深得当代年轻读者的喜爱。其最新长篇力作《最后的天使》即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

其文笔柔媚凄婉，内容涉及都市白领人士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令人回肠荡气。



寻找另一半(代序)

神话故事里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本来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，因为人的力量太大，才不得不把人劈成了两半。

于是，人们从一入世起就在寻寻觅觅，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

可是没有人可以真正找得到。

即使找到了，也总是相逢在不适宜的时候。

不是早一步，就是晚一步，真正的爱，永远迟到。

所以，至今都没有人能够战胜上帝。

所以，我的这组故事里，多的是悲剧。

固然生活中也时时上演“妆罢低声问夫婿，画眉深浅入时无”这样的喜剧小品，也常常听到白头偕老共度金婚这样的爱情童话。

可是，如果完美的婚姻是一百分，那么他们的分数里，有多少分是心甘情愿，又有多少分是委曲求全？

古代的完美婚姻，指的是门当户对，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夫唱妇随；而现代，要简单得多，文明得多，开放得多，也粗糙得多，脆弱得多，易碎得多。

都不及格。

我常常会在作品中间：

一个人，一生中到底可以爱上几个人？

如果你爱一个人，比他爱你多一些，你会怎么做？

你以为他是你的最爱，可是后来发现前边还有更可爱的人，要不要另行选择？

本来平静的生活秩序突然被打破，终于发现忠诚的背后另有

阴影，如何再继续自己的婚姻，是该玉碎，亦或瓦全？

可惜答案永远不是惟一。

没有爱错，只有做错。

虽然我非常尊重婚姻，始终以为它是人类关系中最美好的一环，可是看向婚姻的眼，却不知为何，总是充满泪水。

看故事的人，喜欢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；而写故事的人，却是在自己的文章里替别人流泪。

我把这些别人的故事通过我自己的文章说给你听，或许，你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中国人的哲学，向来是借鉴的哲学。

婚姻也是一样。

感谢漓江出版社，感谢蒋新平先生，感谢接受我采访的所有主人公。欢迎你同我讨论，我的E-MAIL是：XLX9797@sina.com.

西岭雪

2001年11月9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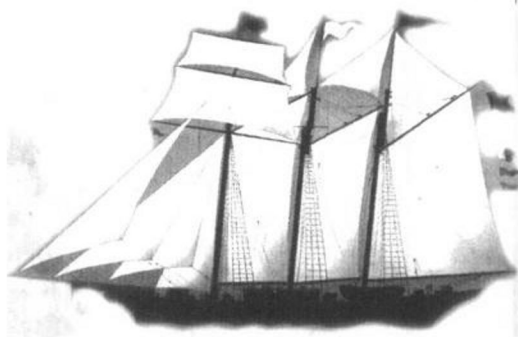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

婚姻物语

- 9 / 祖母绿
- 13 / 碧海明月汤
- 16 / 情人刺
- 18 / 咫尺天涯
- 21 / 老公的零食
- 23 / 选择土豆
- 25 / 真爱
- 27 / 赌
- 30 / 美丽的等待
- 32 / 琢磨
- 34 / 好心情发廊
- 37 / 咖啡伴侣
- 39 / 电话的故事



执子之手

49 / 网妻

59 / 情到深处情转薄

65 / 月光女孩

74 / 荆棘鸟的绝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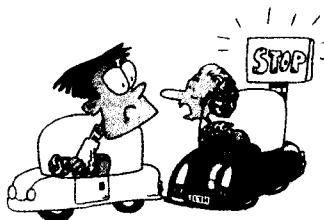
84 / 考验

89 / 晴心

98 / 让爱踏浪归去

106 / 我是你小楼里的寂寞情人

112 / 世纪末的爱情童话



真情实录

125 / 我们不是爱情经典

136 / 喝下午茶的女人

147 / 三十年圆一个花雨梦

159 / 半世沧桑，系不住女作家风筝的心

166 / 飞越迷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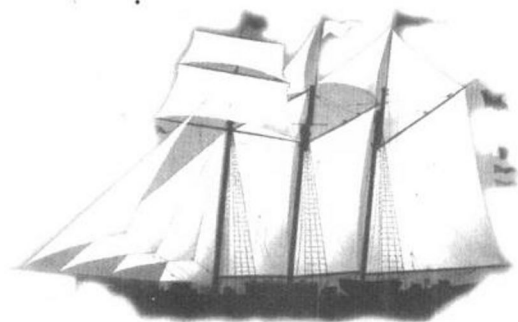
177 / 离婚大战，此恨不关风与月

190 / 农民博士，追不上模特妻子的天桥步

203 / 心上人，请允许我专一地爱一次

216 / 告别自闭阴影，母爱的天空原来如此蔚蓝

225 / 忘却仇恨，她的歌声依然美丽



婚姻物语

花香溅上了蝴蝶的翅膀，使它鲜妍美丽；
可是我飞遍了整座山峰，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朵花。
这是蝶的错？抑或花的错？
蝶是爱情。花是婚姻。
有些蝶，寻寻觅觅，拣尽寒枝不肯栖；
有一些，飞飞停停，乱花渐欲迷蝶眼。
都是幸福婚姻的错失交臂者。
每一朵花都有一滴蜜，
是领略甘甜，还是伤悼凋零？
不是花的命运，
是蝶的心思。

祖母绿



那是花溶香暖的五月天。

年轻的工程师将一条祖母绿玉坠金项链双手托给他美丽的女友，仿佛贾宝玉情不自禁对林妹妹吐露衷心却又惟恐被责怪造次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想送你一点小礼物，你别生气。”说完涨红了脸不敢抬头。

那个明艳活泼的女大学生却不是忸怩娇羞的林妹妹，她爽朗地笑着，俏皮地撩起头发：“那你帮我戴上。”

这对健康快乐的青年，就是我亲爱的父母；

那条镶金嵌玉的项链，便是他们定情的信物。

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条项链，它在“文革”抄家时被“造反派”们搜走了。

曾为清华大学教授、后调入瓦房店阀门厂、发明了中国第一台半自动机床的父亲，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反动技术权威”、“国际联邦特务”、“辽南战役黑后台”，条条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送进了牛棚。

母亲抱着年幼的姐姐日复一日地接受查审、抄家、批斗、改造，风霜过早地沾染了她漆黑的秀发，然而她明亮的眼睛却依然温柔，只是比过去多了几分冷静。

一日，造反派们又在我满目狼藉的家中肆无忌惮地进行“打、砸、抢”的“革命活动”，姐姐吓得哭了起来。

妈妈过去抱起她抚慰，姐姐口齿不清地哭诉：“妈妈，我饿了，我想吃……牛鬼蛇神！”

可怜稚龄的姐姐一时想不出什么食物名称，居然随口说出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来，妈妈正觉辛酸，一个姓苍的造反派已上前粗暴地一把将姐姐拖下地来：“小反革命狗崽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姐姐吓得愈发大哭起来，母亲气愤地冲上前：“放开孩子，不要对孩子撒野！”

挣扎中项链坠从母亲领口跳了出来，姓苍的眼睛一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猛地抓住项链，一把从母亲颈上硬生生拽了下来：“这是反动资本家的反动罪证，要没收！”

他们一伙人呼呼喝喝地抱持着大堆新搜掠的战利品扬长而去，母亲抱着啼闹不休的姐姐欲哭无泪。

就这样，母亲从此失去了她心爱的祖母绿。

接着，父亲的病一天天重了，当年的运动健儿，如今被折磨得只剩一副骨架，缠绵在病榻之上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，却几次欲举起手对母亲做一个戴项链的姿势。

母亲将手按在胸前，流着泪说：“我们的祖母绿，我戴着呢，在这儿。”

父亲微笑了。不久与世长辞，死后方得昭雪。

彼时“文革”已经结束，部分抄没的物品也已归还，那些金銀珠翠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母亲曾经试图追问过“祖母绿”的下落，但是当年的查抄记录上却并没有这一样物件，也就只好作罢。

80年代初，全国号召检举“三种人”，瓦房店阀门厂召开大会时特意邀请了母亲参加。

在瓦房店一下火车，母亲顿觉心头被铁锤重重撞击一般，物是人非，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曾经在这里上演，留下的遗痛至今未歇。

正在感慨，一位中年妇女拖儿抱女地迎上前来，自我介绍说她是苍某的妻子，恳求母亲在会上不要检举她的丈夫：“他的那些错好多人也都犯过，只要当事人不出来较真就不会重判他，他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娘儿几个可怎么活呀。”她说着说着哭了起来，掀起怀里孩子的衣襟擦眼泪。

母亲忽然盯住她的脖颈愣住，过了一会儿才叹口气，轻轻推开她往厂里走去了。

会上，母亲自始至终注视着苍某。姓苍的脸色苍白，每一位检举人上台他的嘴唇都会控制不住地哆嗦几下，轮到母亲发言时他不由自主地欠了欠身又颓然坐下了，两只手紧紧地绞扭在一起，像等待宣判的犹太。

母亲的眼中充满矛盾与挣扎，半晌，她闭了闭眼睛从容平静地开口了：“那是历史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错，我，无话可说。”轻轻一鞠躬，径自离开了会场。

姓苍的悄悄尾随出来，追上母亲伸出手来：“谢谢你宽容大量，原谅了我。”

母亲却断然摇头，对他伸出的手置之不理：“不，没有原谅，永远不会原谅！你令我家破人亡，令我的孩子失去父亲，我会原谅，我的孩子也不会忘记！”说罢掉头离去。

苍某又跟进几步，不甘地嗫嚅：“你也说过了，那是历史，不是我个人……”

母亲猛地站住，回过头来，目光利剑般直刺对方。

苍某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，犹自解释：“我本人对刘工程师

没什么恶意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被母亲犀利的目光慑住了。

母亲凄然摇头，清清楚楚地说：“转告你妻子，下次见我时，请她换一条项链。”

每次故事讲到这里，我都会不禁拍案叫绝，却又忍不住要问：“妈妈，您当初为什么不在会上揭发他呢？那样就可以要回那条项链了。”

妈妈却慈爱地抚着我的头发轻轻叹息：“我不愿意再多制造一个破碎的家庭……孩子，你知道你爸爸送我这条项链的心意吗？你知道祖母绿宝石象征什么？”

我屏息，猜测那答案必然回肠荡气。

果然！

“祖母绿的含意是——无限仁爱。”



碧海明月汤



陈宛、林海和明月都是大学同学。

陈宛来自广州，是个典型的小开；林海却家在乡下，整个一苦孩子出身，年年寒暑假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。明月一直在他们两人间徘徊，最终，她决定选择林海。

因为，陈宛对她虽好，对别的女孩子也不坏，是只恋尽百花的蝴蝶；而林海，虽然木讷些，却只死心踏地地对她一个人好。

明月自幼父母双亡，一直跟着舅舅长大。寄人篱下的日子是难过的，自上大学后，她便很少回家，因此一到放假，全班就只剩下明月和林海两个人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他们自然而然地接近了。

林海不打工的时候，常会从市场上买来一元钱一袋的海带菜，再打两个荷包蛋，用酒精炉煮汤给明月做小灶，他将这称之为“碧海明月汤”。

冽冽寒风里，他们彼此的关心是对方最大的温暖。林海许诺：“明月，只要你喜欢，我愿一辈子给你煮汤喝。”

碧海明月汤，一喝就是四年。

四年后，他们大学毕业了。陈宛约明月做最后的长谈：“咱们读师范的，分配是哪来哪去，跟了我，你可以到广州大世界见识一番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保证你过得舒舒服服；你跟了林海，那就一辈子呆在山沟里出不来了，未免暴殄天物。你再想想吧。”